

卷之三

文而吏人怨嗟不諱不厭，與民同樂萬物高麗
安南。星主勦空蕪蕪莫寧。且鑿一渠谷始得官財
長養，面頰額如東嶽，遊龍兩帝，可謂景壁發音
弋即，據一雷同。伏其
用直保聖寺

用直保聖寺的羅漢像

本刊一五五期在封面、封底等畫頁裏選刊了四尊「精神超忽
，呼之欲活」的蘇州紫金庵的彩塑羅漢像。我也會在一四七期本

刊以「紫金庵的宋塑羅漢像」爲題，專門介紹這組名聞中外的十六尊者像，指出這些塑像，出自南宋彫塑名家雷潮夫婦之手，他

「——生止塑三處，本廟力爲稱首。」但據我國著名考古家、文學家郭沫若先生鑒定，紫金庵的羅漢像雖屬佳構，就其藝術造詣來說，還不及江蘇吳縣甪直呆裡寺的羅漢像，也說

「保聖寺塑像，筋骨見胸，脈絡在手，儘管受宗教的題材束縛，

崇高的美。……

當代著名教育家、文學家葉聖陶先生在一九七七年五月，也曾特爲保聖寺題詩一首，讚頌古塑羅漢像的鬼斧神工，詩云：

原來，據「吳郡甫裏誌」載，江蘇吳縣甪直保聖寺創建於公元五〇三年的南朝梁天監二年，屢修屢圯，寺內保存有古代羅漢像十八尊，相傳爲唐開元彫塑家吳縣楊惠之所作。元朝有名的書法家趙孟頫曾爲寺題：「梵宮敕建梁朝推甫裏禪林第一，羅漢溯源惠之爲江南佛像無雙。」一九二七年寺遭火災，大殿半壁墜塌，塑像受損，後經蔡元培、葉恭綽、顧頡剛等先生集資籌建古物館，將殘存的九尊佛像移入館內陳列。塑像附於塑壁之上，構成以山、水、雲爲背景的羅漢像。羅漢姿態逼真，形體比例適度，刀法渾厚有力，栩栩如生，顯示出不同性格特徵，藝術造詣精湛，堪稱我國較有代表性的羅漢像之一。經考古家與美術家鑒定，

首領背更日受端，非丈又育雷君知督。蔡惠明七人勑，
苦心，卦未誦土數天驟。今斯人雖死之矣，日人實其允誥，姪
夫臘，京師衣不釋。轉之夫走西南合營大眾，幾遷出。由此一
來者唯好古塑深。兼陳文物得其宜，位置樹石見匠心。
重來願酬逾半紀，此日盤桓豁胸襟。」

來者唯好古塑深。兼陳文物得其宜，位置樹石見匠心。
重來願酬逾半紀，此日盤桓豁胸襟。」

認為這組塑像與唐代塑像的風格不完全相同，而其形貌、衣紋以及雕塑的手法，和山東長清縣靈巖寺宋塑。四川重慶北溫泉宋代摩崖有許多相同之處。比東山紫金庵的南宋羅漢塑像更為動人。但也有人認為他們屬於唐塑宋修。

甪直在宋、元之時，稱為「甫裡」。明清以來，始改今名。據傳有一種動物，獨角，名「角」，從此地西首徑直奔向東端，而消隱了踪影，故名「甪直」，鎮上的小河，僅丈把寬，穿巷繞街而流，上有七十二座半石橋，饒有「小橋、流水、人家」的詩味。

保聖寺山門在十年浩劫時被毀，重修工程得到同濟大學古建築專家陳從周教授的支持。他專程來到甪直，為保聖寺山門的修建設計，使這座陳列古鐘、經幢的古物館以及形態各異，栩栩如生的「達摩」、「降龍」、「伏虎」、「袒胸」、「講經」、「聽經」等九尊羅漢像恢復青春，重現光彩。陳從周教授對古建築有着深厚感情，他為了揭露古塔的建紫之謎，曾勇敢地攀登自太平天國以來沒有人攀登過的蘇州虎丘塔，掌握了第一手資料。他还為蘇州園林建築——明軒在美國紐約興建作出了貢獻。

甪直的羅漢像還勝過四川新都寶光寺的羅漢像。寶光的清塑像身軀高約二米，全身鎏金，或立或坐，姿態各異。有的笑容可掬，有的橫眉怒目，喜怒哀樂，表情迥然不同。衣折條紋，清晰分明，無一雷同。尤其突出的是有兩個特殊的羅漢，他們都是清裝龍袍，頭披斗蓬，面貌酷似康熙，乾隆兩帝，可能是塑像者為討好朝廷，把兩位皇上硬塞進羅漢羣像。但這一庸俗做法有損於整個藝術形像，反而使人感到不倫不類，與甪直羅漢像高雅脫俗，就顯得相形見绌了。

甪直的羅漢像猶如埋在深山中的寶石，雖然很少為世人所知，但並不影響其珍貴的內在價值。它是我國佛教雕塑藝術中的一顆明珠，將發出萬丈光芒！

(上接第43頁「虛雲和尚」)

光緒十一年一月九日，法軍大炮轟擊鎮南關，守將楊玉科被炸身亡，法軍呼噪衝入關內，縱火燒關焚城，屠殺居民，姦淫擄掠，無惡不作，鎮南關一帶居民，大部份慘遭殺戮姦辱，餘生難民逃奔廣西龍州，訴說法軍暴行，龍州居民紛紛逃難，全城為空。

警報傳至南寧，桂林，廣西按察使李秉衡急電北京求援。各種失利電訊，雪片般拍到北京，嚇得慈禧召開緊急御前會議。

太后着急問道：「台灣，福州，鎮南關……都被法國人佔了！這可怎麼辦呢？」

李鴻章奏曰：「聖母皇太后明鑒：臣一向不贊成對法國宣戰，也就是知道我朝無法抵擋法國新式炮火兵艦，而且東洋日本虎視眈眈，威脅朝鮮及東三省，東北滿洲乃本朝根本，若有所失陷，京師亦不保。較之失去越南台灣尤為嚴重也！臣此一片苦心，惜未能上達天聽，今法人躡我之後，日人脅我於前，我首尾背腹均受敵，北方又有帝俄威脅，若日俄乘隙聯手入侵，我朝豈有噍類？」

太后說：「李大人，這些話，你是講過的，不必再多提了！如今却怎樣應付才好？」

李鴻章奏曰：「如今之計，唯有向法國求和！」

羣臣聞此，無不譁然！彭玉麟首先奏曰：「聖母皇太后！李鴻章無時不圖賣國媚外！居心可誅！」

李鴻章奏曰：「太后！臣豈有賣國之意？所以委曲求全者，正為大清社稷計耳！今日之情勢，若不忍辱負重，法人將挾其精兵艦隊，盡佔我江南百粵，日俄將乘機佔滿洲及西北，京師危在旦夕！不若忍辱求和許以厚幣，徐圖將來翻身之計。」

太后長歎道：「我也弄得全沒主意了！戰也不是，和也不不是！」

(未完)